

随笔

走进黄河湿地

王振洲

时下有调侃：“想生气，看足球；想受罪，去旅游。”那足球确实惹人生气。国家队和一些俱乐部都花巨资请来外国著名教练，各家俱乐部更是比着挣钱，也许是钱迷了心窍吧，足球是越踢越倒退，最近国际足联公布排名，中国队名将又大幅下滑；对大气粗有一场赢球奖金超千万的广州恒大已被挡在“亚冠杯”四强之外，实在可悲可气！然而旅游却决不能与“受罪”画等号。旅游无非是观光，愉悦心情，锻炼身体，增长见识，只要摆正心态，不赶浪头，凑热闹，不与他人比“名山大川”都去过，南北美食都尝过”，选择虽不见得传到特色的地方去走走看看，亲近大自然，了解大自然，比之去名山大川挤挤扛扛，也许对身心更有益处。

双节长假期间，亲戚和我们家十多人到黄河湿地游览了一天，大人孩子都很高兴。这里风清气爽，秋景斑斓，游人也不太多，没有热门景点那种惹人心烦的喧闹，随意走动欣赏秋景，轻松而愉快。

郑州黄河湿地是我国中部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鸟类众多，属国家一级保护的鸟多达十种，湿地中特建有观鸟台，供游人观鸟、远望。它还是候鸟的迁徙通道和“宾馆”，每年都有大量候鸟在这里停歇、觅食，甚至生儿育女。黄河湿地可以说是自然博物馆、大花园。从巩义市到中牟县境的黄河湿地中，有很多景区，这其中当首推花园口旅游区。这里是观黄河的最佳点，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见证。上世纪40年代我曾在那附近的七堡村上小学，那一带没有几棵树，更没有花，多的是狂风和黄

沙。记得有一天上学路上风特别大，行人都睁不开眼睛，黄沙夹杂着细碎的石子打在脸上火辣辣的疼，起初还以为同学故意往我脸上撒，两人还为此吵了起来。这种地方为什么叫花园口？也曾问过老人，一说是明朝一个姓许的什么天官家住此地，有个很大的后花园；一说是明朝一个工部主事在荒滩上修了个五百多亩地的大花园供人们游览，后来被黄河水淹没了，但郑州市志上根本没有记载，黄河志中也没有黄河在此处决口的记载，只能说是美好的传说，倒是1938年6月国民党在这里扒开大堤造成黄河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使花园口成为灾难代名词。如今以花园口为中心，往东往西几十里长的大堤两边，树木层层叠叠，遮天蔽日，虽已是秋天，仍然满目苍翠，乘车在大堤上行走，如同在绿色的大海中坐快艇那样使人兴趣盎然。在众多花木掩映中，既有现代化的游乐场所，又有以黄河为特色传统味十足的农家饭。那天中午我们在黄河二桥东边一家小店吃的炸黄河鲤鱼，炖柴鸡，炒黄河虾都是地道货。如今以假乱真者比比皆是，如黄河鲤鱼，有些无良的店家把塘养的鲤鱼放在网中绑在小船上到河中溜一圈，就是真正的野生黄河鲤鱼。但只要一较真，品味道，看长相，特别是看剖开的鱼肚中有没有一层黑膜（一般鱼肚中都有一层黑膜，唯独野生黄河鲤鱼肚里是白色的），便分出真假来。黄河虾更容易识别，一般虾见热就变成红色，而黄河虾，怎么炒都是白亮亮的，好看又好吃。蔬菜都是当天采摘的，新鲜不用说，其中野菜炸丸子可谓一绝，金黄中透出绿色，脆嫩异香。八岁的小孙子吃了一口，

立即把盘子拉得离自己更近些，吃了一个又一个。

我们重点游的是位于花园口以西二里许的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大堤到黄河岸边有好几里远，我们穿柳荫、过棧道，中途在供游人休息的凉棚小憩，看鸟飞，听虫鸣。下了棧道，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茅草，恰如金色的地毯覆盖在湿地上，红柳、野花、芦苇点缀其间，明媚的阳光伴着河风在茅草叶上闪耀，虽无奇花异卉，却显出大自然的壮美。在这里仰望天空飞鸟翱翔，看大河奔腾而来，东眺长虹卧波的铁桥，吸一口新鲜湿润的空气，顿觉心胸开阔，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舒服，如同俄国作家普里什文所说：那是一种怎样味儿，要说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拿来比较。

路边的指示牌上介绍：茅草适应性很强，耐涝耐旱，是蓄水固沙的天然植物，对保护湿地非常重要。说来惭愧，生长在黄河岸边的我，过去对湿地的作用毫无认识，把它当成荒滩，从不知道爱护。大家春天去抽茅羽，秋后去刨茅根，把湿地搞得千疮百孔。这次游览才知道湿地是文明的摇篮，被誉为地球之肾，俱有保护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人类要发展，要幸福就要爱护湿地。

黄河中传来阵阵欢快的欢呼声，几艘快艇载着游人穿梭“飞驰”。岸边还停着几艘游船，主人或游客说笑，或独自抽烟闲坐，不像有些景区一看到游客就死拉硬扯上骑他的马或乘他的船，弄得人心烦，游兴大减。观河水，听涛声，看孩子们在软软的滩上蹦跳，我们在河边坐了好长时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此时，姜山也已经持刀在手。同样是稳稳的一刀之后，姜山切出的方干片却明显比凌永生切出的要厚了一些，他自己似乎也不甚满意，轻轻地摇了摇头。

随后两人各不停歇，擂台上刀光闪闪，直到每人案板上的豆腐干都成了一堆薄薄的方干片。

“这两块豆腐干，凌永生一块切出了四五十片，一块切出了四十六片，姜山则是两块都切出了三十六片。”沈沈淡然道。周围的看客听到他的话，有好几个都轻轻地点着头，看来像他一样数出每块方干所切片数的人还不在此少数。

切片完成之后，紧接着便是切丝。两人都完成得干净利落，只听得到刀刃与案板相碰发出的“笃笃”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不消片刻，他们面前的案板上便都耸起了一堆小山包似的方干丝。从台下看去，凌永生案上的干丝堆明显比姜山的要大了一号，众人心中都清楚，这正是凌永生切出的干丝更为纤细。

不远处的徐叔冲台上的小伙点点头，小伙计会意，来到后厨出出口，朗声道：“请‘镜月轩’孙友峰孙师傅上台！”

话音甫落，孙友峰健步走上擂台。

大家心中都很明了，素来以火候掌控能力闻名扬州厨界的“镜月轩”总厨孙友峰此时上台擂台，显然是作为车轮战中的一环，来完成这道“大煮干丝”最后的烹饪步骤。

此时，两人都已将干丝下到了砂锅中，这意味着这场比武已经到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鸡汤入味。这个步骤对火候掌握的要求非常高，火小了辅料和鸡汤的鲜美难以浸入干丝，火大了会把干丝煮烂，失去口感。

而这一点，正是孙友峰的强项。“镜月轩”靠他撑起来的招牌，自然不是浪得虚名。

笑容在孙友峰的脸上已经看不见了。他紧锁着眉头，面色凝重，双目中的精光犀利地射了出来，落在面前的那只砂锅里，似乎不会让其中每一分细小的温度变化逃过自己的监察。此时此刻，他全身上下所散发出的气场已经完全是一个刀客，一个聚集着一百多精神的顶尖刀客！

沈沈把嘴附到徐叔耳边，轻声提示道：“注意看他的右手。”

徐叔凝神仔细看了看，不禁轻轻地“噢”了一声。原来每隔几秒

钟，孙友峰右手的中指便会倏地弹出，与砂锅壁轻轻接触后旋即收回，动作极快，若不特意留神观察，很难发现。

“他这是在干什么？”徐叔好奇地询问。

“测试砂锅中的温度。”沈沈答道：“每测一次，他就会相应地调整一下火力的大小。因为调整的幅度很细微，所以你看不出他左手上的动作。不过从火苗的变化上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两人灶台上的火苗都是越来越小，后来只是在送气口处微微可见一圈蓝光。台下众人屏气凝神，知道烹煮已到最后的关头，这场比武的结果也是呼之欲出！

果然，孙友峰突然双手齐动，左手彻底关了灶火，右手则揭开了砂锅盖，一股奇异的鲜香立即随着热腾腾的蒸汽喷薄而出。

孙友峰的动作毫不停歇，他抓住砂锅的泥耳，双手迅速无比地一翻，把满锅的干丝和汤水全都倒入了旁早已准备好的青花大瓷盆中，同时大喝一声：“大煮干丝，出锅！”

砂锅中的热汤进了瓷盆，余热未歇，仍在发出“咕咕”的轻微沸声。只见盆中细细千万根银丝雪莲般的干丝蓬松高耸，如洁白的花

团，簇簇惹人，其中更点缀着或黄或黑或青或红的各色辅料，同浸在一汪清澈浓郁的鸡汤中，鲜香四溢，霎时间将人的耳、鼻、眼、口、心，所有的感官全都抓了去。

孙友峰拍拍手，立在一旁，一身的锐气慢慢褪去。他笑呵呵地看着姜山，又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姜山不动声色，轻轻关了灶火，把砂锅端到桌上，却不揭盖，只淡淡说了句：“我的也完成了。”

“嗯。”主座上的徐叔此时发话道：“既然双方都已经完成，那就该判出个高下。对于评判者的人选，不知姜先生有什么建议？”

徐叔这一问，姜山倒也踌躇起来。在场众人此时都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就在此时，忽听得大厅外一人高声说道：“这次比武，就让我来做一回评判，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这声音虽然苍老，却中气十足。众人纷纷循声看去，只见酒楼门口处身形一晃，走进一个须发斑白的老者。只见他身形又高又瘦，腰杆挺直，行走间步履沉稳，步伐开阔。

连载

坐下后，我环视了一下各位，心想，第一面，首先要尊重老同志，很多菌袋最后都住年纪最大委员的心。坐在最上首的纪检委员王连贵看样有七十几岁，便用目光看着他问道：“您今年有多大年纪？”

“属羊的，五十七了。”这个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他还没有你大呢！”书记点了四个菜，很快就上来了。大家边吃边聊。我把省委这次关于三帮扶的意见，省直党工委为贯彻这个意见而开展的“百名处长进千村”活动，省总工会对活动的安排及我们下派干部的工作任务和目标一和大家都讲了。

组织委员老陈接我的话：“现在党的政策是好，总是不忘我们农民。”

“工会将来能给村里投点钱呀？”问这话的是宣传委员老张，农村人说话就是直截了当。

研究项目

我笑了，真往骨头上叨叨。我说：“工会来搞帮扶嘛，将来肯定要给点钱，不然怎么叫帮扶？但是工会不会是把钱拿来，分给大家，关键要有项目。今天支委都在，大家也考虑考虑，共同出主意，河南村到底适合做什么？”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半天没有人说话。

张喜安叹了口气，说：“咱河南就是地少呀，干啥能行？”

“需要投资多少？”我问。

“鸡雏、饲料、送货、取货都是人家敦化那边人，咱们主要投资就是场房。”何书记说。

“要多大的场房？”我又问道。

“怎么也得五千米。”何书记想了一下说道。

我过去在外地看过养鸡场，笼子，一层一层摞着，很节省占地面积。

“不是一层一层那样摆着养嘛？”

何书记说：“不是，就一层。”

五千米场房，我心里计算了一下，即便是平房，按800元一平方米，还得400万呢。省总不是要在在这开养殖场的，投资太大，不切合实际。转到下个话题。

“上次我们倪主席来。”我说，“在

西碱提到过生物质造粒机。咱们河南不是木耳种得多吗，很多菌袋最后都住年纪最大委员的心。坐在最上首的纪检委员王连贵看样有七十几岁，便用目光看着他问道：“您今年有多大年纪？”

“属羊的，五十七了。”这个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他还没有你大呢！”书记点了四个菜，很快就上来了。大家边吃边聊。我把省委这次关于三帮扶的意见，省直党工委为贯彻这个意见而开展的“百名处长进千村”活动，省总工会对活动的安排及我们下派干部的工作任务和目标一和大家都讲了。

组织委员老陈接我的话：“现在党的政策是好，总是不忘我们农民。”

“工会将来能给村里投点钱呀？”问这话的是宣传委员老张，农村人说话就是直截了当。

研究项目

我笑了，真往骨头上叨叨。我说：“工会来搞帮扶嘛，将来肯定要给点钱，不然怎么叫帮扶？但是工会不会是把钱拿来，分给大家，关键要有项目。今天支委都在，大家也考虑考虑，共同出主意，河南村到底适合做什么？”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半天没有人说话。

张喜安叹了口气，说：“咱河南就是地少呀，干啥能行？”

“需要投资多少？”我问。

“鸡雏、饲料、送货、取货都是人家敦化那边人，咱们主要投资就是场房。”何书记说。

“要多大的场房？”我又问道。

“怎么也得五千米。”何书记想了一下说道。

我过去在外地看过养鸡场，笼子，一层一层摞着，很节省占地面积。

“不是一层一层那样摆着养嘛？”

何书记说：“不是，就一层。”

五千米场房，我心里计算了一下，即便是平房，按800元一平方米，还得400万呢。省总不是要在在这开养殖场的，投资太大，不切合实际。转到下个话题。

“上次我们倪主席来。”我说，“在

新书架

《四十一炮》

邓楠

莫言的《四十一炮》是一本富有浪漫主义、传奇色彩以及现实意义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光是看这些词就有些眩晕，想必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

该书起名《四十一炮》，莫言介绍说，在他的故乡，如果一个孩子爱说谎，特别会编排故事，人们就叫他“炮”孩儿。而在这部小说里有一条十分具有传奇色彩的副线就是讲故事的一个年轻人，在他的记忆里人们可以看出有很多东西都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虚构的成分很多。他小的时候就是个“炮”孩儿，虽然年轻人现在已经20多岁了，但他所经历的传奇故事是经不起推敲的，依然是随口“炮”出来的。

此外，莫言说在小说中有一段情节，和四十一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人物“我”和母亲小时候收

破烂无意中收到一门迫击炮，但是并没有把迫击炮当作废品卖掉，一直很好地保留着。后来，母亲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四十一枚炮弹，“我”便用迫击炮将这些炮弹全部发射向了仇人村主任的家，当然这些也可能是“炮”孩儿的编造。不但有“炮”孩儿，有四十一个炮弹，而且该书共有四十一个章节，所以书名叫《四十一炮》再合适不过。

《四十一炮》书中不但描写了时代变革下农村的现实状况，还通篇洋溢着传奇色彩和浪漫主义。比如“我”的幻觉和想象，让读者眼前的“我”近乎神人，比如“我”的倾诉对象——一个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大和尚，再比如讲故事的地点“五通神庙”，那庙据说出现在聊斋里，是欲望的象征，这些无疑为该书增加了精彩看点。

散文

夜走胡杨林

魏峰

我们于10月6日凌晨5点半从额济纳河第二道桥进入向往已久的胡杨林。

偌大的胡杨林并没有因为几个莽撞人的突然闯入而有所变化——依然是那样寂静，唯一能听到的是我们略显不安的脚步声，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声音和响动了。显然，相对于庞大的胡杨林而言，我们几个太过渺小了。

沿着棧道，我们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大家的脚步不知道为什么竟一致地慢慢轻盈下来。许是发现了内心的愧疚吧——愧疚自己的莽撞竟给胡杨林无辜地接纳了，包容了，谅解了，就像一群调皮而又贪心的孩子做错了事，并没有受到长辈的指责一样，我们的心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撞击着。或者，我们更多的是此刻因愧疚而感到，我们的突然闯入惊扰了胡杨林的酣梦。可以想象，头一天数以万计游客的涌入，是怎样令它劳骨伤神？——胡杨林一定是累了，我们怎忍心再去打扰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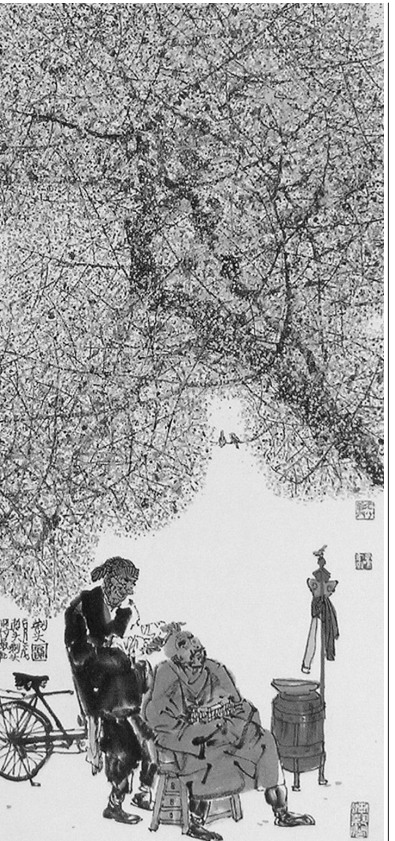
甚至，我们把说话的声音都放低了。棧道曲径通幽，把我们逐步引向

胡杨林的深处。四周，朦朦胧胧，一棵棵胡杨树影影绰绰，我们能感知到它们的高大、茂盛，却无法辨清它们的容颜和神态。但，却完全不影响我们对它们热情的想象。

当我们的心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才顿得上抬头看看头顶的夜空。

一下子，我被胡杨林的夜空惊呆了。一弯明月，就那样静静地挂在通透而深邃的夜空中，宛如一位慈祥的母亲远远地呵护着沉睡的孩子。更让人惊讶的是，就在明月的四周，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圆晕，恰似月宫中嫦娥颈上的项链。这巨大美丽的项链，我们猜测可能是月亮把恩泽的光辉撒向周围的白云……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样的奇观，亦不重要了。对于长期生活在高楼林立和被汽车尾气污染的城市的我们来说，有缘与之相遇，已是真真正正幸运了。

我们像幸运儿一样，仰着脸，睁大眼，在夜空中寻找着儿时记忆里的北斗七星、启明星，识别着模棱两可又清



剃头图(国画) 马海方

晰可辨的可能属于自己的星座。

惊叹着，欣赏着，陶醉着……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时，远处的胡杨林的一边已经出现了一片黛青色的云，我们知道那边就是东方了。

在一处长长的木桥上，我们再次停了下来，等待着欣赏胡杨林的日出。不多一会儿，从不同方向赶来，摸着不同口音的游客也聚拢到桥上，都手持着相机，朝着同一个方向。看看时间，在胡杨林的夜里，我们已经整整等待了一个小时。

等我们在桥上找到最佳的位置把相机架好，才觉得双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倍感额济纳旗十月的清晨如此寒冷。不在乎寒气的切割，将人一个个屏息凝神，眺望着太阳即将升起的地方。而此刻，太阳仿佛一位躲在云层后神奇而诡秘的魔术师，不慌不忙地变化着他手里的色彩，先在浅蓝的天边洒一片青辉，接着再涂抹一层层红霞，后来红霞由浅至深慢慢染整整个东方——在万道火红的霞光中，太阳出来了。

魔幻一般，太阳拉开了胡杨林新一天的帷幕：晶莹剔透的黄叶、湛蓝明净的天空、绕流流淌的河水相互映衬，形成了一幅幅让人流连忘返的西域戈壁人间画卷。

于是，我们才真正开始了第一次胡杨林之行……



马中书书法

域外见闻

到美国吃小吃

马佳

到美国，到处可见热狗、比萨、培根等快餐食品，价格相当便宜，味道也不错。街头小店刚出炉的“普泽饼”(Bretzel)非常酥软，“蛋蜜乳”(Egg Cream)很是滑润，蔬菜“比萨”(Pizza)则青翠欲滴惹人馋，配有熏鲑鱼的“焙果”(Bagel)更是香醇无比，“热狗”(Hot Dog)也可口得很。

纽约的“比萨”最大的特色是薄，不但面坯薄，比萨酱也薄，这就很容易烤熟，与纽约人步履匆匆的快节奏生活非常合拍。纽约城里随处可见比萨店，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比萨店更是比比皆是，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广。一只比萨平均售价1.5美元，最近纽约的比萨店又大打价格战，每只更是降至70至50美分，折合人民币三四元，这对平均每小时工资22美元的美国人来说，实在是便宜至极了！曼哈顿一家“格林威治比萨名店”生意特别好，据说还有英国人专门坐飞机不远万里来此买几盒比萨的呢！

传统的纽约“蛋蜜乳”里是没有蛋也不加奶油的，它的成分就是牛奶、巧克力和苏打水，不过其巧克力糖浆乃是产于布鲁克林的老名牌Fox's U-Bet，连苏打水也是用布鲁克林的水所制。这才是纽约蛋蜜乳的奥妙所在了。“纽约蛋蜜乳”杯中的颜色则从上而下呈雪白、深浅不一的黄褐色和棕色四个层次。我在纽约一家“雷克辛顿糖果店”里喝到一杯正宗的纽约蛋蜜乳，价格不过每杯1.5美元，还能边喝边欣赏这项快要失传的民间调制手艺，实在是一种挺美的享受。

洛杉矶的“焙果”也让我念念不忘。其焙果的做法是先煮后烘两道工序。关键是水的甜度，掌握在最佳“火候”上。洛杉矶的焙果也很廉价，每个只需50美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一般老美买焙果时会说：“焙果加厚厚的牛奶油起司。”他们还要切得薄薄的熏鲑鱼就着一起吃。在芝加哥，我吃过一款“科萨尔碎洋葱面包卷”，据说它是焙果的“堂兄弟”，也值得一尝，吃罢就想再当几次“回头客”。

美国的“热狗”也有“挡不住的诱惑”，各大城市的街头无处不有热狗的身影。在寒风扑面的秋冬季节，花1美元买一只热狗，咬下第一口，热狗那种暖洋洋、酥软软的感觉就深入人心，即使从不吃西餐的国人也会爱不释手。寒夜里疲累一天的人们步行回家，吃一只热狗常常是最温馨的感觉。那里面香脆的泡菜、风味绝佳的芥末、香软的洋葱和耐嚼的热狗肠，都令人满嘴飘香。据说从美国总统到平头百姓，都有深深的“热狗情结”耶！